

第一编

人类的起源和社会的发生

第一章 现代人的人种之区分与所谓人种说

现代人依肉体的表征之如何，被区分为几种所谓地理的人种；在各专家的规定中，它的数目和作为这种规定之基础的各种相应表征（头盖骨的形态、身长、眼球的色彩、皮肤的颜色、头发等）是极不一定的。人种问题之科学的钻研，在 18 世纪就已着手。然而到今日还没有完成，许多问题尚未解决。现在之人种的分类，变得比 18 世纪更为复杂了，但断不能说其结果独断论已经减少。

想要科学地、人种地区分人类的第一人是林耐 (Linnaeus)。他区分人类为森林人（猿、Homo Sylvestris）与智慧的人（Homo Sapiens）两种；又在后者之中，找出适应地球部分的四种人种。如一看就明白的，他的图式以人类的群（Group）之地理的分布为分类的基础。而肉体的、心理的和文化生活上的表征，在他的图式中显然成为“次要的”，因此存在于现实实际的区别是完全不适合的。为林耐所主张的一群的表征，亦能够在别的群中看到。例如‘黑’的不只是非洲土人；‘赤色’的不只是美洲土人，又‘多肉质’不被视为只是为欧罗巴人独有的等等。

更为朴素的，有居维叶（Cuvier, 1769—1832）之人类的区分。他以《圣经》中关于诺亚（Noah）^①的三个儿子之有名的传说为基础，而主张人类的三区分说。

较之林耐和居维叶，布鲁门巴哈（Blumenbach）作了站在稍为坚实的论据上的主张。他只采取肉体的表征作为自己分类之基础，特别是把头盖骨的特征视为导线。在关于人类各种群的肉体型之知识低下的当时，布鲁门巴哈的分类是简单而确实的。但是，若依现代科学的见地，就不

^①今亦译“挪亚”。——编者注

免是非常不正确而独断的了。布鲁门巴哈分为五个群——高加索(Caucasian)型、蒙古(Mongolian)型、亚非利加(African)型、埃提奥比亚(Ethiopian)①型、马莱(Malayan)型。②

继布鲁门巴哈的分类之后,出现了新的、更为复杂的分类。把它们依复杂性的增加并列起来,我们得出如次的系列:即布丰(Buffon)的六人种说,裴西埃尔(Peschel)的七人种说,亚伽西(Agassiz)的八人种说,摩尔登(Moulton)的二十二入种说,狄尼加(Deniker)的二十九人种说,辜洛福德(Crowford)的六十人种说等等。

人类学、人种学、考古学上的知识之扩大,同时人种问题亦由于包含已“死灭”的群之更新而导致的群的增加,而必然地复杂化。例如许多考古学的专家,采用“内安得达尔”(Neanderthal)③和“克洛玛郎”(Cro-Magnon)④等‘人种’的术语。

现代学者对于人种的分类这个如此复杂的问题,不仅不能说已经解决了,而且,另一方面,人种的概念还没有规定,各学者随意解释人种,因此所列举的人种的数目应该完全抛弃。我们甚至听见一部分人类学者这样的呼声。

这种警告,完全是有根据而值得倾听的。我们的任务须富于机智,但不是捏造常不免是做作的人种分类的图式,而是研究肉体的表征和特殊性变化的条件,规定各个群的肉体型与周围的社会一经济的及地理的环境之关联。可惜这个任务没有为学者们所完成,只不过触及其第一步罢了。

因为在“人种”的理解中缺乏规定性,所以许多市民(Bourgeois)学者,特别是人类学者以外的人们,滥用‘人种’的术语,例如称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人种”等。这种不规定性与形式主义的混乱,是由于市民学者伪造“科学的理论”,使用各种反动理论之形式的隐蔽造成的。在这

①今译“埃塞俄比亚”。——编者注

② 今译“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阿美利加人种、尼格罗人种、马来亚人种”。——编者注

③ 今译“尼安德特”。——编者注

④ 今译“克罗马农”。——编者注

种反动学说中有所谓“人种说”(Rassentheorie)。它在一切方面的市民学者之间，博得非常的成功。“人种说”之最有名的代表者，可以举出高丕诺伯、克勒蒙、加尔斯(Carus)、诺第(Nott)、格利顿(Clidon)、洼秀尔·德拉甫斯、詹蒙巴仑之名；他们是公然倡导“人种说”的主张的。然而一切市民考古学者、市民语言学者、人种学者及历史家，最终都可看做这种反动学说的代表。“人种说”的本质，可以归纳为如次基本的命题：(一)人种的特征，对于人类群的文化发展有决定的意义；(二)人种被分为“高等”的和“下等”的两种，前者是具备着才能和智慧的发展能力的，后者则完全缺乏几乎没有智慧的发展能力；(三)“人种”之次要的特征稍有变化，但主要的特征不变化；“人种”在某种程度上是永久不变的；(四)这些根本的特征不依存于周围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地理环境。

“人种说”与嘉尔主义完全不相容。嘉尔(Karl Marx)和恩格斯虽然没有遗留关于人种问题的专门著作，但关于社会的发展之嘉尔主义学说的本质，或关于人种问题之嘉尔和恩格斯的各种意见，完全不容许我们认为嘉尔主义与“人种说”是并立的。拉发格(P. Lafargue)^①及其他嘉一恩^②学说的一切著名的信奉者，都是“人种说”的公然的反对者。

依照事实看来，“人种说”完全不能成立，已为多少有决定作用的市民学者自身再三反驳了。如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③、威茨、黎诺尔曼和俄国学者麦奇尼珂夫(Metchnikov)及其他“人种说”的反对者。

然而想要完全击破“人种说”，只有站在物质辩证法和嘉一恩的方法论之首尾一贯的应用上，才有可能。此外任何的批判亦不敢期望它有充分完全的成功。

依照嘉一恩方法论看来，就是现在亦显然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人类各个群的人种的特殊性，应该断然退出对于文化发展有决定意义的、那种“人种说”的命题之几种事实。可以主张欧洲文化发展的出发点为“黄金时代”之那种朴素与迷信的祝贺时代，对于科学早已成了过去。这

① 今译“拉法格”。——编者注

② 今译“马一恩”。——编者注

③ 今译“拉采尔”。——编者注

个童话，连古代文化的各民族亦不相信。古代希腊人和他们的欧洲的邻人们之古典的著述，这样记载着：现代欧罗巴人的祖先是过着没有定居地的半裸体的生活、后来才知道取火的野蛮人。最近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了现代欧罗巴人这种野蛮的历史的过去，显示着一切人类社会在文化发展上一般地曾经过同一的主要阶段。在人类的曙光期，对于一切民族都属于最古时代之同一形式的石器，是固有的。此后即发现磨制石器，其次才发现铜及青铜器等。同样，社会文化之诸形态——原始共产主义、图腾主义、氏族制度等，即达到现代文明的欧罗巴人过去所经过的各阶段，亦可为人类文化之普遍的要素。所有这些事实达到的结论是：完全不依存于各种各样的肉体的（“人种的”）表征之如何，一切人类群在过去都独立地经过了文化的同一阶段。特别现在具有高度文化的欧罗巴人，在过去某一时期，无论在现代的“野蛮人”及其文化上，或在文化之基本的诸形态上，都毫无二致。

表明欧罗巴人的过去，在说明古代他们的文化与具有其他肉体的（“人种的”）表征之民族的文化之类似的材料中，亦有关于现代的“下等人种”之过去的各种事实。例如“黑种”努比亚人（Nubians），在印度，印度人的文化未兴盛时，已有高度的文化。这已使“黑种”独立起来，是反对将之列入没有文化的发展能力之中的“人种说”的主张的。古代埃及高度的文化，无条件地已经超过当时欧罗巴人的文化很远。古代秘鲁和中央亚美利加（American）^①的文明，较之欧罗巴人古代的文明，虽没有过之，然亦未尝不及。所谓中世纪的亚刺伯人^②，较之当时许多欧罗巴民族，亦达到了更高度的文化。这种事实，还能够举出无数同样的例子。所以“下等人种”依其历史的过去之所示，他们的“人种的”特殊性，压制着他们的文化发展，但仍不亚于欧罗巴人。

但是，现代的“下等人种”，他们的“人种的”特殊性，断然没有显示其给予他们的文化发展以决定的影响。例如 1904 年顷，被俄罗斯的帝国主

① 即“美洲”。——编者注

② 今译“阿拉伯人”。——编者注

义者视为‘黄脸小猴’的日本人，在辽阳、奉天、旅顺口等处击破了容易在策略上占优胜的俄军，已表明对于当时的俄罗斯人之军事的优秀。日本人的艺术，艺术批评家说：在几个实例中，绝不亚于现代欧罗巴人的艺术。不过是在短时期内，日本人已达到不落后于现在欧罗巴人之科学的高度了。例如为发现传染病的驱逐法之爱尔里希（Ehrlich）^①做助手而效劳的，是日本的一位学者。现在日本的资本主义之帝国主义阶段，显示着“人种的”特殊性，对于他们的社会文化之发展过程绝没有影响。日本人的文化与西欧人的文化完全是同样的，由此可以说明观念形态和文化方面的日本人与欧罗巴人匹敌之成功。日本人通常被列入和中国人同一人种里，这亦是同样可惊奇的。现在日本人的文化与中国的文化相比已经不同，这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地亦非表明其他“下等人种”——尼格罗（Negroes）——绝没有独立发展文化的能力。人类学者承认现代美洲的尼格罗人，在肉体上殆亦无任何变化，而语言与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全部，却已改变的事实。尼格罗人的精神、能力及天分，已被许多人承认了。这儿尼格罗人的文明之急激的成功，仍还正在受着白人——亚美利加人方面的一切迫害和社会的不平等对待。完全同样的事情，关于马莱人的文化的发展能力亦被承认了。他们在科学的研究等方面得到很大的成功。由这些事实看来，我们可以预言，现代的所谓后进民族，在许多方面，将追上欧罗巴人的文化，甚至超过它。在各个群中，被视为文化上顽固的后进性之事实，不是由于他们的无能，而是各种群所具备的社会条件——……到……完全不成问题的程度之后的各民族的文化，正在急速地繁荣起来，特别明了地表示着文化发展之决定的契机，不是“人种”，而是社会经济的条件。

“高等人种”与“下等人种”的存在这个“人种说”的第二个命题亦同样不能成立。这因为第一个命题已经论驳了，这个命题自然亦得论驳。如果对于文化的发展不能主张“人种的表征”之决定的意义，那么“高等人种”与“下等人种”的命题便不能成立。尤可补足这点的，即是说，如现

^①今译“埃尔利希”。——编者注

在完全孤立的人类群那样，无论什么东西亦绝不能存在。宗教、政治及其他一切主张或偏见，亦如领土的分散，不致妨碍其他事情和各种民族的混交。因此“纯粹的人种”一般地可以说几乎不存在。但是在混交的事实以外，在一切最重要的肉体的表征方面，一方面看出最多种的民族（“人种”）之间，普及着同一的表征；另一方面，多少同一的文化群的人们之间，亦存在着不同的表征。

“人种”的最重要的表征之一，“人种说”的主张是头形。亚蒙（Ammon）、洼秀尔·德拉甫斯及其他高丕诺伯的追随者，主张只有长头有智的天分。反之，短头则完全缺乏天分。希腊为什么灭亡呢？德拉甫斯这样发问，并且答道：因为它在文化上不能产生稍有价值的伟人之短头，代替了长头。若问罗马为什么灭亡，同样亦是因为短头代替了长头。

实际的事实早已否定短头或圆头比长头缺乏天分或智的能力之“人种说”的意见。例如康德（Kant）、拿普拉斯（Laplace）^①、福祿特尔（Voltaire）^②那样明显地被视为天才的人们及其他有名的思想家、学者，都是短头。不但如此，长头不是“若干的”、“特选的”欧罗巴人之例外的所有物，同样地其在尼格罗人、霍屯督人（Hottentots）、新畿内亚（New Guinea）^③的巴布亚人（Papuan）和爱斯基摩人（Eskimo）等完全缺乏高等文化的群之间亦可以看见。反之，例如在俄罗斯人之中，长头比较地少，约有 14%；在白俄罗斯人（White Russians）之中约有 13%；在乌克兰人（Ukraines）^④之中约有 10%，犹太人（Jews）的头形指数（cephalic index）^⑤为 65~98，即对于人类的头盖尽可能地移动到极端的范围。岐伊甘人为 67~82，克尔特人（Celts）为 71.3~80.9，波斯人（Persians）为 73~90，等等。所有这些事实，完全颠覆了人类的某一群“独占”长头之说。

说到关于脑的大小及重量，亦是同样的。在从 1450 立方厘米至

① 今译“拉普拉斯”。——编者注

② 今译“伏尔泰”。——编者注

③ 今译“新几内亚”。——编者注

④ 今译“乌克兰人”。——编者注

⑤ 所谓头形指数，是把头部的高与长之比，表现于百分率，75 以下的指数是长头（dolichocephal），75~80 是中头（mesocephal），80 以上是短头（brachycephal）。

1650 立方厘米的头盖平均容量之间，和这相当的欧罗巴人的脑平均量，例如对于非洲的尼格罗人的 55%和美拉尼西亚人（Melanesians）的 58%，都是固有的。不但如此，不下尼格罗人的 27%的，有超过欧罗巴人的头的平均容量之头盖容量。美拉尼西亚人的 32%亦超过了欧罗巴人的这个平均容量。所谓伟人的头盖的平均容量，若谓约 1665 立方厘米，那么测定犯罪人的头盖，而头盖的平均容量亦有 1580 立方厘米，较之普通人的头盖容量还高。当然，在这里我们必须想到，脑的机能是依存于神经细胞及纤维的，绝不是脑之全质量。具有平均以上之重量的大的头脑，亦能包含所谓 conjunctive tissue 之大的量，因此在各种情形中，能够发生脑的容量及其重量之增加。在这种情形之下，神经构造之简单，从而智的能力之狭隘，当然是可能的。欧罗巴人与例如尼格罗人或马来人之间，脑的构造上之差异，直到现在还不是显明的。而二者的智的能力，由同一点看来，这种差别存在与否，还是非常可疑的。

若承认人类是从动物起源的，那么我们认为可以这样主张：在“下等人种”之中比在“高等人种”之动物状态的遗物存留着更多。但实际上未尝有过这样的事。例如作为人类从动物起源的无疑的表征之多毛，在欧罗巴人之中特别显著。然而这种多毛性，在所谓“下等人种”之中几乎是看不到的。同样，尼格罗人的身体的各部分间之比，较之把欧罗巴人与猿比较的时候，却较少似猿之点。所谓前额的“动物的”形态，是在一切“人种”之中同样可以看到的。同样，胫骨之特别的形态等，在最复杂的民族之中亦能看见。

最近由于研究各种民族的血液的性质和模式，在这一点上被认为是没有质的差别。依据血液的模式，人类可分为四个群。然而这四个群散见于各民族，存在于世界的一切民族之中。关于群与群间的比率，可以说有差别，但这当然不能制约质的差别。何况一个群移行到其他的群的条件还没有充分明白，一般地说那是不可能的。完全不同的民族同样地容易患同一的疾病，是和血液的性质相关联的，是血液的模式及性质之人类的相对的同一性之关联的表征。

“人种说”的若干代表者们，断定现代诸“人种”的肉体的特征和特殊

性，是完全确定的，而且恒久不变的。在种种的形态中，这种主张为“人种说”的其他一切代表者们所支持。若依科学的观察，“人种说”的这个命题便没有为事实所证明。反之，实际的事实却是最肯定地反驳它。依据波亚士（F. Boas）^①系统地所测定美洲的欧罗巴人的头脑，可以承认一切移住民的头形都不断地、而且完全合则地正在变化着。观察的结果，得到的结论是：生于美洲的欧罗巴人的头形与生于欧洲、并且成长于欧洲的同系者的头形非常不同。甚至在美洲度过幼年时代的欧罗巴人的头形亦受着变化。例如西西里人（Sicilians）的头是很圆的，中央欧罗巴人的头普遍亦同样地是圆的，波海米雅人^②的头是长的，而犹太人的头亦同样地是长的。同样的现象，亦就身長、体重、头发的色泽而观察。这些变化当然不能够说是偶然的。波亚士实行系统的而且是大众的观察与测定。这虽然没有说明和向来美洲诸“人种”之混合。并且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已更能认识不同的合则性。同样的结果，在经过长期的测验与观察的过程中，亦为俄国的专家伊凡诺夫斯基所得。他以俄罗斯人的同一群与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为研究材料，而测定头形指数。

现在可以证明受着变化的不单是头形，身長和四肢的形态以及长度等都是这样。

若将所谓表征的相互关系的法则（柯莱西萧痕的法则）放在心头，那就不得不得出结论说：对于若干的甚至一个表征的变化之全肉体型，在无根据中，不能得到终结。从而各个表征若受着变化，亦不能不承认人类的肉体型之一般的变化。这个结论，已为事实的观察所证实。例如在列文人的名称之下，看到有名的近东地区的法兰西及意大利移民的子孙之肉体型的变化，他们因为是严格的天主教徒，依宗教上的信仰，不能和其他地方的亚尔美尼亚人（Armenians）^③或希腊人（Hellas）结婚。然而他们从其肉体型说来，他们和亚尔美尼亚人或希腊人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较之自己实际上的同系者，反而变成更像亚尔美尼亚人或希腊人。这种

① 今译“保爱士”。——编者注

② 今译“波希米亚人”。——编者注

③ 今译“亚美尼亚人”。——编者注

观察的价值，在这里颇为稀有，一般地在别的时候亦几乎不能看见，由于能够观察人种个人间之自然淘汰的事实而更加强固起来。小孩子们虽然是同一父母，但更接近欧罗巴人之型的，在这个地区，显示着很大的死亡率。反之，更接近这个地区的土人之型的小孩子们，其适应性强，所以死亡率很小。完全同样的观察，在早已移居于美洲热带地区的欧罗巴系的克莱奥尔人^①之中亦实行了。他们在自己的血液之中，虽然和尼格罗人或印第安人(Indians)的血液一点亦不相通，但是已经和自己的同系者法兰西人之型非常不同，达到了接近那个地区的土人之型。这样的事实，就其他几个群中亦可得而知。

文化史亦证明在被市民作家算做“人种的特征”之一的所谓“国民精神”的领域里亦发生变化。和时代一样，同一的人类群的心理中，可以容易地断定给予完全的“革命”，日本人、马莱人、尼格罗人及其他“人种”和民族，是民族心理的变化之适切的例子。例如16世纪法兰西作家施礼断定殖民地的创设完全不适合于法兰西人的性质，这“性质”是法兰西人的“民族心理”之永远的“表征”。事实是当时正值葡萄牙人(Portugal)、西班牙人(Spain)、英吉利人及其他法兰西的邻国的人们热心地开拓殖民地的时候，法兰西人没有能力关心到殖民政策，但是现在的法兰西，殖民地成为全法国领域的95%，其殖民地人口占全法兰西人口之60%，然则怎样去解释它才对呢？

到最近，“人种说”为语言学强固支持着。市民语言学者力说各语言群之孤立的思想，例如主张印度—欧罗巴(Indo-European)、含姆(Ham)^②、闪姆(Sem)^③等所谓“语族”之个别的存在。语言学的嘉一恩的方法论，冲破了市民科学的这道防线。依据它的特征，语言是分类的文法上的构造，和语言的一切其他性质相同，是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不是人类的各种群之“人种的”或“种族的”特征。各种群的语言的特征，是历史的东西，不在“人种的”或“种族的”范畴。因此在“人种的”表征这个领

① 今译“克里奥尔人”。——编者注

② 今译“含米特人”。——编者注

③ 今译“闪米特人”。——编者注

域亦发生变化。

语言学的嘉—恩的方法论，和关于语言之嘉—恩主义的古典的、具体的意见，亦破坏了依人种及民族之交替而说明古代文化领域的交替之市民考古学者的主张——在这个领域，亦于同一担当者之下显现着文化的继承性、交替性及可变性。

学士会员 N. Y. 马尔的所谓新语言学说，因为马尔虽然是自然成长地采用物质辩证法之诸要素，但借具体的语言材料之助，而应用于打破几种市民的妄说。

所以，依上述各点，产生了这个绝对的结论，即不管是肉体的或心理的，像不变的‘人种的’表征是不存在的。

所观察的事实，亦与社会经济的条件和地理的环境不影响于人类的群——“人种”的肉体型之“人种说”的最后命题矛盾。

“人种说”的代表者们主张在“人种的”特征之中，特别是头形，并不受外来的影响。然而依据波亚士对于移民所观察的上述例子看来，地理的和社会经济的条件，能够给予头形以影响，是完全明白地被承认的。为波亚士所观察的那种变化，发生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之下，是很明白的。但是为要产生这些变化，因此欧罗巴人向美洲之大众的移民，所产生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是必要的。俄国学者伊凡诺夫斯基在观察头形的变化时，所作用的显然是观察本身以及和它相关联而进行之社会经济的条件。上述之列文人及克莱奥尔人的肉体型变化的例子亦有同样的意义。所以，变化不仅是地理的，亦须以社会经济的条件去说明。各国壮丁的身长、四肢的长短、体重及其他肉体的表征之系统的变化，表明这些表征是依食物、职业等事情而变化；在肉体的表征与社会经济的条件之间，表明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劳动者的肉体型与市民的肉体型同样地是国际的，即是说在各种情形之下“人种的”特殊性已被推到背后去，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实。

社会经济的条件对于智慧的能力给予强有力的影响。依据诸研究者的观察，在马莱人和尼格罗人等殖民地民族之间，显然最无能者是最贫困的家庭的出身者；对于智慧的发展如若没有不适合的这些条件，同

时这些人的无能将急速地消灭吧。

同样，如容易被欺骗或残忍、怯懦等心理的性质，亦直接依存于社会经济的条件；例如欺骗的习惯发生于商业已侵入，同时文化发展的程度比较低的民族之下的事实是周知的。伪善与虚伪是……的，原始社会的狩猎民，其有欢迎来宾的性质，和其正直而大胆的精神被大书特书。所有这些例子，表明心理的性质在各种民族之下，不是普遍和永久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条件变化的。

和“人种说”的主张相反，基于实际的事实，可作如次之相反的主张：

（一）人种的性质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没有决定的意义；（二）所谓“下等人种”与“高等人种”这东西绝不存在；人类的全体群在独立的文化的发展及建设的能力上是同等的；（三）所谓“人种”的性质不是恒久的，而是变化的；（四）肉体的和心理的表征之变化条件，是地理的和社会经济的环境。

决定地理的和社会经济环境对于肉体的表征之变化的任务时，必须附带说及：地理的环境对于各种表征的分化起作用，社会经济的环境对于最后差别的消灭方面起影响。社会经济的影响方面是否比地理环境的影响更强有力，须待将来才能明白，就在现在亦已可以预测，自然之变化的影响为社会经济条件之平均的影响所克服。

在实际的事实中显然矛盾的学说之“人种说”，怎么能够被支持于学者之间，达到影响及于从人类学的领域到历史、民俗学、语言学、考古学等科学方面呢？是的，这是可惊的。这个成功的秘密，为人种说的……所说明。

人种说变成关于人类及人类社会之现实的科学知识之发展的障碍，是很明白的。人种的表征之永久性的见地，取消了关于人类的起源问题之正确的解决的可能性，特别是妨碍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①和内安得达尔人（*Homo sapiens neanderthalensis*）^②型所发掘的人类与现

① 今译“海德堡人”。——编者注

② 今译“尼安德特人”。——编者注

代的人类之现实的相互关系问题的解决。人种说成为文化的交替问题之正确的解决和社会发展之合则性的树立之障碍；它宣言各民族的语言的特征即人种的特征，（例如是在隐蔽形态中）因此给予语言建设和语言政策之问题的解决以障碍，给予语言问题以非常的混乱。人种说的支配，显然在这一方面亦同……的。以人种说的精神之文化交替的歪曲的理解（文化的交替依人种及民族的交替而说明），对于考古学者，基于考古学的材料，有给予使各种……有基础之可能性；例如说某些领土从远古就是德意志、波兰、芬兰(Finland)的领土。对于语言的资料之歪曲的说明，导出由文化上独立的各种民族创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之强国主义的、排外主义的计划(plan)，许可驱逐各民族的祖国语言，压抑他们的文化发展。

S. N. 卑科夫斯基

第二章 人类的起源

人类社会的历史，当然是应该从人类发生的瞬间起。关于这个瞬间我们知道什么呢？现代科学有充分的材料以解答人类社会在什么时候、怎样发生的问题。

如果从纯生物学方面去接近这个问题，把它归结于作为动物学的种之人类的起源问题，那么对于它的解答，将为达尔文（C. Darwin）及其学派的进化论所给予。人类是依生物学者发现于经过数百万年的地球的历史之间的法则（生存竞争、适应环境、自然淘汰等等）而进行之生物长期发展的结果。发展这条线上之人类的最近的祖先，是已经死灭的类人猿（anthropodus）。现在生存着的猿，被认为是他的旁系亲族。发现于地中、为旧生物学者所研究之有机体的残存物，使再现从最简单的生物到现代人之地上的生物发展之全连锁的概略，成为可能。这个连锁的最后一环，是直接与人联着的，大体上可以同样地论断。并且在百年以前，有名的学者居维叶甚至说过“被发掘的人类不存在”，但此后多数最古代人及猿的遗物发掘的结果，现代的旧生物学，充满着确信地正在举出所谓人类由来之系统树。在这个系统中，最古代的猿与现代的人类之间，存在着几个中间的环，关于这，我们要简单地叙述一下。

在第三纪之初，几种有最高度的组织之哺乳类——即所谓灵长类（Primates）已经出现。初期第三纪的灵长类，几乎还没有从更下等的哺乳类分化出来，而属于半猿类。在始新世（Eocene）的地层中，发现这样的猿与人类最古代的祖先之若干种遗物。北美洲的亚那蒲托莫尔夫斯（Anaptomorphus）、欧罗巴的亚达卑士（Adaps），在其次之渐新世（Oligocene）时代更加完成了，成为半猿与高等猿之间的种而出现。例如在埃及的渐新世的地层中，所发现的拟猴（Propliopithecus）即是。到中新世（Mi-

ocene) 及鲜新世(Pliocene)^① , 即第三纪的后半叶, 高等的类人猿发达了。这些化石, 有似长臂猿(gibbon)、猩猩(orangutang)、大猩猩(gorilla)和黑猩猩(chimpanzee)。这些被发掘的猿, 是发展之一般的干的一分支。另外的一分支走向人类。为人类之出发点的形态, 是鲜新世的猿, 好似接近法兰西南部 and 亚细亚的喜马拉雅山麓(Ies Humalaya)发现的猴人类(Dryopith - ecus) 及西瓦猿(Sivapithecus)。

在第三纪之末, 已经有许多种类的高等和下等的猿存在。这个时期及第四纪之初, 已有可以称为猿人的生物, 出现了所谓猿人(Pithecanthropus) 和北京人(Pekingthropus)^②。

在 19 世纪 90 年代, 荷兰军医杜波亚(Eugen Dubois)^③从爪哇岛的淳尼尔(Trinil)^④附近的第四纪地层中发现头盖骨的覆盖、大腿骨和两个大白齿。这从它的构造上来说与猿的不同, 与人类的近似。这个头盖骨的覆盖, 具有猿、特别是长臂猿特有的特征(平坦而又很倾斜的前额、非常突出的眼窠上隆起、其后方绞着两侧颞颥线间的最短距离很短、很大的前额穴)。然而, 头盖内腔的容量, 有长臂猿的头盖之二倍。大腿骨已经与完全人类的接近, 测定这遗骨的所有者已像人类那样直立步行。于是杜波亚把他在爪哇发现的生物名为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 认为他就是人类直接的祖先。

因为杜波亚的发现非常重要, 1906 年由德国的探险队以发现猿人之新的遗骨为目的, 在爪哇岛实行了系统的发掘。这探险队只发现猿人的一个臼齿, 但其主要的功绩在使杜波亚的发现之地质学的条件正确化, 这个发现物, 如杜波亚的考察不是第三纪的, 而表明属于第四纪。

①今译“上新世”。——编者注

② 所谓“北京人”是 1929 年北京周口店附近发现的遗骨。据考古学家的研究是第三纪的东西, 在学术上有很大的价值。学者名之曰“北京人”。这里照原文应译为中国人(Chinathropus), 因恐与一般所谓中国人混同, 且国内学者多称之为北京人。而海得堡人系发现于德国海得堡市玛尔村(Mauer)今译“摩尔村”。——编者注; 克洛玛郎人系发现于法国杜尔道尼地方的威赛利河(Vezere)旁之克洛玛郎镇, 均名之为海得堡人和克洛玛郎人, 不名为德国人或法国人, 故此改译为北京人。——译者

③ 今译“杜布瓦”。——编者注

④ 今译“特里尼尔”。——编者注

长期间猿人还只有爪哇岛的上述的发现物。然而最近（1927—1929年）在中国的周口店（离北京 50 后罗米突^①）发现几个遗骨，它在构造上近于猿人的遗骨。齿、颞骨的碎片、头盖骨的碎片以及特别重要的完全头盖骨的覆盖之被发现（1929 年）。上述的发现，由中国和欧洲的学者（李[Lee]、波伦[Bolin]、雍[Jun] 及倍伊[Bei]等），正在慎重地而且正确地实行研究发现物的条件，及其地质学的年龄。具有与人类的骨骼特别相近的构造之这些遗骨，与动物的遗骨同时发现于洞窟内。如爪哇岛的猿人的遗骨，毫无疑问地是第四纪的。

在中国发现的头盖，一看使人惊奇，与猿人的头盖非常类似，在这儿，亦有眼窠上隆起之突出和平坦而非常倾斜的前额。后头部同样地是非常曲折的。头盖骨的覆盖之一般的外形，若从它的上面看来，与猿人的覆盖类似，例如眼窠的后方特别纠缠着。在中国发现的遗骨，就其他部分亦可以看出原始的特征，如颞骨之厚、颞之凹入等。这样，猿人与在中国发现的北京人相类似。同时亦有若干独自的不同点，头盖之长与高、头盖内腔容量之大、前头部突起之发达等。因此中国的学者把他们所发现的种，名之曰“北京人”。北京人与爪哇岛的猿人比较，想是若干前进了的生物。这两种形态——猿人与北京人，它们的构造虽然一般地是原始的，但已经有比较发达的脑和直立。所谓直立，重要的是意指前肢为着最简单的劳动而被解放了。

欧洲的人类之最古的遗骨，要算 1907 年在德国的海得堡市（Heidelberg）^②附近玛爱尔村发现的下颞骨。这亦同样是从第四纪地层中所得。这个下颞骨正像猿的下颞骨的形态（缺少厚颞部和突起的颞），它的齿完全是人类的。这个下颞骨的所有者，在科学上称为海得堡人。它出现于第四纪之初。叙利亚和亚述（Acheuléan）期的文化，恐怕就是海得堡人的了。

人类有机体的以后的发达，已能够很明了地追索到。因为相当于人

① 即“秆”，相当于千米。——编者注

② 今译“海德堡”。——编者注